

有如隔世；竟日盤桓，通宵絮語，猶覺難盡所懷，時兄或已自覺其疾之深，但未及以片言隻字相告，殆不欲以此重增友憂耳。後月餘，兄又來山，形容已甚憔悴，詢之，則赴中央醫院診病便道過訪者，亦僅語及思親彌切，擬作東歸計，而不及病情。再二月則資委會同級諸兄以車舁之來，以急性肺出血送入病房矣！兄初入院昏迷不醒，越日始甦，予與諸級友懇挽醫師救治，愈搖手不敢下斷語，後予每日往探兄二至三次，又稍見痊可，每勸予勿久留，以免傳染。某晨，予猶擁被酣眠，兄之表兄疾趨至宿舍告以兄已於黎明前逝世矣！予以兄之至友，生未能親以珍攝養生，病未能侍奉湯藥，及其死也，雖爲親理窆窆，又何補哉？予之負兄也甚矣！

因友聲之徵稿，而懷及樓兄之死，誌以蕪文；文既盡乃不禁有所感焉：念我交大同學，類多鴻學博識之士，立身社會，均若河中砥柱，江上青峯，屹然不動

，惟同學之體格，則泰半孱弱羸瘦，任勞任怨之下，遂難免於虺類，甚且長才委地，壯志成空，若樓兄者，必不祇於一人，寧非我校及國家之双重損失？惟企復

校史鱗爪

貴州分校遷校記

陳認三

一、平越出發前後

民國三十三年冬，我剛入唐院讀新生。上課還不過一個多月，由於衡陽棄守，日軍沿湘桂及黔桂路西進，輕騎且直薄獨山，一時平越交大人惶惶，紛紛議論遷校。其奈學校當局未得部令，不敢擅自作主，雖也常常開會商討，並促請各方校友幫忙，然終在觀望徘徊，迄無實際行動，尤以遷校地址難決，彼此各執一詞，採鑛教授譚湛溪係貴州赤水人，力主學校遷赤水，赤水地僻民貧，衆教授面有難色，譚老夫子一氣之下，神情激動，手抖口

校以後，主持校務之先進，能於課業之餘，旁及同學身心之健康，加以注意，則我校光榮之史頁，必將開出更出更燦爛之花朵，實所馨香禱祈者也。

結，聲言誓死不入川，會議不歡而散。過了幾天，一位憲兵營長來到平越，忽然看中了我們的校舍，想用來註兵，在他拜訪羅校長談起軍情時，難免危言聳聽，一席話把老教授們全部嚇慌，立刻佈告諸生，即日解散，以後各奔前程，一切到了重慶再說。當天晚上，羅校長始恍然大悟，情知上當，據說頗想撕回佈告，以示後悔，然而一些巴不得馬上遷校的老同學，卑就將佈告拍進了照，校長先生已經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第二天開始，平越街上擺滿了攤子，同學們紛紛出售衣物，盛況空前。再過幾天，自治會交涉

得一批運兵回頭的空車，同學們分成十人一隊，抽籤決定乘搭的先後。在赴馬場坪（離平越二十里）車站前一日，校長教授們在大禮堂訓話，筆者去得太遲，只見礦冶系主任王君豪教授登臺，他翹起大姆指說：「交大遷校多次，猶能挺秀獨立，這靠的是你們這塊金字招牌」，三言兩語，忽爾老淚縱橫，原來他想起了他的母校北洋，一次遷移，便告壽終正寢。

一、在馬場坪

馬場坪地小人多，難民如潮湧過，同學們夜間都擠在候車室裏。我記得第一夜和一位同班的石中光兄睡在一起，他的兩腿攔在我的胸上，我的兩腿也攔在他的胸上，才算勉強落位，絲毫不能動彈，其苦可知。第二天上午，我一個人獨自溜躑，走到街屋盡頭，忽見許多人大擺長蛇陣，上前一問，才知是紅十字會在發難民救濟金，每人一千元，當時筆者以家庭失去聯絡，行色寒儉

，貿然繞入屋內交涉，主事的看我雖然不是難民，却也是個難生，順水人情，何妨照送一千，這筆收入，我是同學中唯一得到了的。

當天下午，站長突然通知我們只有最後的四部車子。同學未運走的還有兩百多，怎辦呢？一時議論紛紛，抽籤次序在前的，認為既然有約在先，秩序第一，應當仍舊按序乘搭，次序在中的，則主張生命第一，行李身外之物，可以全部放棄，人則依序上車，盡量載運，次序在後的，反正是輪不到坐車了，就說人是活的，行李是死的，不如將四部卡車全都裝行李，人則結隊步行，以昭公允，彼此大辯一場，並無結果。夜間，筆者鑑於昨晚大腿之災，不敢參加睡覺，強拉着三六級肖來潮兄窮蕩馬路，蕩到了十二點，實在精力不支，各人抽出一條蓋被，同睡在車棚裏，那知到了兩點多鐘，忽然謠言傳來，日軍直切貴定，候車室中同學全部驚起，黑暗中行李無分彼此，

摸着就往上堆，人也全部往上擠，再也不談次序了，少數沒擠上的，趕緊轉向平越，取道甕安直往遵義。這時，我和肖兄却是好夢正酣，直到最近也是最後的一輛車子開出時，才被油煙煙醒，擦擦眼睛，還以為是天要亮了，慢慢將被捲起，走出車場，已經連卡車的影子都沒有了，心中才覺有異，四處張望，這時不但候車室中空空如也，就連整個馬場坪，也只剩下我們這一對糊塗英雄了。摸了半響腦袋，彼此還弄不大得清是怎麼回事，原來在我們當時的心裏，遷校對老教授們說來，只是在防範萬一，對我們說來，不過想換個比較富庶的地方罷了，那還真會有日本人打過來，因此自來就不會預有過危險的感覺，一時想不透，也就懶得多傷腦筋，索性坐下來吹牛，反正天不亮，什麼也沒法決定，於是天南地北，中外古今，吹了許久，吹得不耐煩了，東方才現出魚肚白色的曙光來。

三、馬筑途中

步出車站，遇到陸續過境的難民，才知道昨夜有過風潮，想來同學們都已西進，我們還挨着希望搭個黃魚車趕上他們，誰知車伕們索價都太高，起碼四萬，我身上只有四千餘元，宵兒也不過一萬，日已響午，才把心一橫，將我們各自惟一剩下來的蓋被，捲成一個大圈，掛在肩上加入了人流，開始時，看到別人都挑着重擔，心中還大有輕快之感，可是行不上五六里，肩頭便有如刀割，痛不可當，一再休息，好容易拖過三十里，到了一個小鎮，已是日落西山，當時沿路居民，早經逃遁一空，無處覓食，終日未餐，飢腸轆轆，來潮兄一時心血來潮，不知在什麼地方買了半升米，將在路上捨得的一隻臉盆權充飯鍋，於是三個石頭搭個竈，他尋水，我找柴，一陣瞎燒，飯居然燒熟了，鍋巴也結了個寸來厚，菜是談不上了，連碗筷也沒有，只好雙手萬能，抓起就往

口裏塞。最後還敲下鍋巴慢慢嚼，天已落幕，這時才想起該找個睡覺的地方，然而所有的處所都被難民散兵擠滿了，幾經勘探，才發覺一個牛欄頂上的茅草堆裏，還可以勉強容身，兩人爬了上去，鍋巴尙未啃完，早已呼呼入睡。

第二天下午三時左右趕到了貴定。在貴定中學有一位平院三十六級的同学，已忘其姓氏，去年由於「拖屍」之禍，踰來這裡當教員，我們找着他，一切也就方便了，來潮兄買得一斤猪肉，大打牙祭一通，飯後圍着一盆炭火，烹茗暢叙，想起幾天來的飢寒交迫，頗有人間大上之感。

第三天清早動身，我們下定決心，準備八十幾里路一天趕到龍里，山道險阻，沿途死人病馬，以及翻了的汽車，血肉狼藉，觸目皆是，看得多了，居然也就心如鐵石，視若無睹，擔子挑得太重的難民們，沿路拋棄行李，只要誰有力氣，準可發筆小財，但當時大家都清高起來，臨財不苟。即使有人檢一兩件，也頂

多作作短程運伙，不上十幾里，依然愛莫能助，只好忍痛犧牲。

在離龍里十多公里的一條小街盡頭，我們正坐在路旁草地上休息，夕陽已昏，忽見林炳光教授挑着兩個很大的布袋蹣跚而來，到了草地上，將擔子一甩，仰天躺下來直喘氣，我們看到他諾大年紀，不無愧色，然而可恨這兩個肩膀，自來就不會負責過四兩，這回掛上幾斤綿被，已是形同重枷，幫不了他的大忙，我們勸他慢慢趕到龍里，他已不想動彈，等了一會，他有位在平高唸書的親戚來了，我們才分手就道，於夜色迷矇中進入龍里城。

第四天傍晚趕達貴陽，走到貴師一問，同學們幾已全部北上，只餘下五人，也買好了一個板車，準備明日登程，這五人中，有一位就是石中光兄，原來我那惟一的一個小布袋，裏面有幾件衣服和幾本舊書，在那慌忙的中夜，也被堆上了卡車，到了貴陽，中光兄發覺是我的，便保留下來，我當然非常感激。

四、由筑北征

第五天早晨，我們七人將行李捆在板車上，拉拉拖拖的就出了貴陽城，這比起背枷來，已經輕鬆多了，沿途學生極衆，除開貴陽的幾個大學之外，還有遠從廣西來的，全拉着板車或獨輪車，一路嗚嗚嗚嗚的倒很熱鬧，這其間究竟走了多少天，誰也鬧不清，在那些時候，所謂日期、星期和鐘點，早就沒人過問了，我們只知道每天例行三十公里，總歸會有一天要到遵義的。

在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們到了遵義，聽說浙大招待交大三天的伙食，我們到時，已是招待的最後一頓晚餐了，吃過晚飯，我正好有點發愁，走出食堂，在轉角處迎面碰着一人，一看原來是幾個月前在高中同時畢業的老友，驚喜交集，異地重逢，彼此風塵僕僕，滿身狼狽，他那時正在貴大唸書，告訴我別愁，貴大已在浙大包伙，學生憑貴大自治會飯票進膳，他只消略施小計，每餐替我

弄張飯票是不成問題的，因此我在遵義住了三天，不但未化分文，還領得學生救濟金八百元。

第四天晚飯後，我們繼續起程，自治會替我們交涉到一批北上瀛鹽空返的獨輪車載運行李，大家彼此兩手空空，分外寫意，尤其是一位有自行車的同學，使得車伙們都說，這騎洋馬的先生真安逸。

行程開始還算順利，後來走入高山，氣候嚴寒，公路上結着一層又硬又滑的冰殼，不但汽車動輒翻身，即使步行的人，上坡時也還得來個「狗爬式」，尤其是下婁山關時，坡度太陡，同學們此起彼落，一片「撲通，撲通」之聲，全是四脚朝天，有的甚至一滑及丈，哭笑不得，在路過桐梓時，每人又領得學生救濟金二千三百元。

到得松坎，我們包了兩隻小船由水路直達東溪，這條河道說來也甚稀奇，水深才三四寸，船並不能浮行，而是靠船底在鵝卵石滑過，偶而遇個堤壩，船便從寬僅數尺的缺口急流瀉下，若是

船夫的經驗稍差，想夾勢必碰成碎片，人倒不一定淹得死，可也就够心驚了。

從東溪到綦江，從綦江到重慶，我們都坐到了汽車，這一路旅行，在我是愈來愈舒服，沿途伙食很便宜，由平越動身，我口袋裡才不過三千過，及抵重慶，反而增到了四千多，簡直逃難逃賺了。同學們在重慶的食宿，全部由校友會招待，大家悠哉遊哉的玩了個多月，才轉赴璧山丁家坳復課，一次艱辛的遷校，於焉結束。

本年同學會舉行年會時永固油漆公司捐贈之紀念皮夾，人手一隻，經久耐用。受贈同學，有口皆碑，外埠同學亦均交由各地連絡幹事轉發。如尚未領到同學，請于本月底前逕向臺北南陽街省黨部對門鐵路局貨運服務所三樓倉儲組顧湘霖同學處洽領，該項皮夾，尙有五十只，先到先發，發完爲止，前已領過同學，請勿再領。

商船簡史

鮑雨霖

交大同學在臺灣服務，數不在少，但他們大多數都在陸上工作。電力公司，鐵路局，公路局，糖業公司，港務局，物資局，航業公司，工程總隊，鋁業公司，石油公司，甚至臺灣美援機關：：都是校友們的安身立命的工作場所。另外還有一部份校友，在島上似乎不容易碰到，這些同學，差不多在偶爾見面時，連名字也想不起來。因為他們是在船上工作，經常飄泊海外，其實，國立吳淞商船和交通大學的關係，可以說交大就是商船同氣連枝的母體。茲將凌肇基學長所筆錄的一段掌故，陳述於次：

南洋大學幾遭遷併

清末宣統光緒年間，郵傳部（即今之交通部）尙書盛杏蓀（字宣懷江蘇武進人）經辦輪船招商局多年，有見於振興航業，收回航權，必須先培植航海人才，於

是創設商學堂。原擬將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校舍，充辦商船學堂之用，而將該校上院部份，併歸唐山路礦學校。（即唐山交通大學）惟地方人士，僉認南洋公學爲東南諸省官辦最高學府，對青年學子之深造，發生嚴重問題，郵傳部乃撤銷原議，而於南洋公學上院（大學部）內先設航海班，徐備擴充。該航海班學制，與上院原設之土木，電機等科，完全相同。航海班先辦駕駛科，科主任教授吳敏齊先生，廣東人，海軍出身，曾任使高麗之欽差大臣。其時駕駛，航藝等課悉由外人教授。另擬在吳淞砲臺購地建築新校舍。至此南洋公學幾乎被船校喧賓奪主之厄得解，而船校之遲早必須另立門戶，亦成定局。此爲船校與南洋公學（即今日之交通大學）四十四年前原屬一家，同氣連枝之史實。

了二年，迄宣統三年暑假期內，報紙上纔登出了商船學堂的招生廣告。因商船學堂在吾國當屬首創，故招生條件，以全免學膳宿費及畢業後介紹工作爲招徠，故一時考生踴躍，滬上聞名之各大旅館，爲之客滿，考生課讀精神極佳，朗朗之聲，通宵達旦。商船學堂考生須知五則，頗爲簡單明瞭，記之可供欣賞與參考：

- 一、本校學生仿照海軍辦法必須服從命令。
 - 二、本校學生須一律剪去髮辮，常穿制服。
 - 三、本校學生英文程度以能直接聽講爲標準。
 - 四、本校畢業生出路：
 1. 出洋留學
 2. 服務海軍
 3. 派輪船招商局任二副
 - 五、本校考生須目不近視，如能游泳者，尤爲合格。
- 此次共招新生六班，計中學三班，預科二班，專科一班。學堂既已招生，而由南洋公學母體

中分出，但吳淞砲臺之校址尚未落成。乃將南洋公學對門之校產收回，專供商船學堂之用。

實業、商船、兩校並立

這時南公學改爲「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而船校之全銜則爲「郵傳部高等商船學堂」。商船自從南洋公學中分房出去，在他對面校舍中裝修門面，另立牌照，於是兩個高等學堂之校牌，相對並立於徐家滙之海格路上。但校長（時稱監督）仍由唐文治先生一人兼理，故分校後之校政，不啻仍屬一家也。

商船立校後，原在南洋公學上院之航海班同學，併入船校駕

以文會友

· 編者 ·

本期承鮑雨霖同學惠賜鴻文，期望本刊與商船同學所創辦之「海事雜誌」時通聲氣，互相砥礪，在感情上做到全面合作，務使交太，商船同學，同爲青年之楷模，邦國之榮華……本刊除向鮑同學致謝關切之忱外，並祈「海事雜誌」主編學長以刊物交換爲感。

駛科，而實際上之船校專科，即以此航海班擴充成立。這時教務主任由夏蓀鵬氏擔任，夏氏江蘇江陰人，官費派往英國專攻商船，後改習海軍，爲主持船校教務而提前歸國。夏氏本人亦屬南洋公學出身，是以校長與教務主任合作無間，校務竟無分彼此，且船校專科一年級同學，以對門之校舍不敷應用，而仍在南洋公學上院校內上課，此時交大與船校雖分戶對立，而仍屬一門進出。

船校除重術科外，對英文非常注重，各項課程，除國文外均用英文原版書籍，即教務主任與總隊長分隊長之佈告，亦用英文

體育亦甚注重，（夏教務主任原亦南洋足球健將）爬桅爲必修的運動，由分隊長認真督練。

民國成立薩氏兼

任校長

郵傳部高等商船學堂僅辦半年，辛亥革命完成，誕生了中華民國。於是，郵傳部撤銷，船校一時無所隸屬。新舊交接，船校經費無着，竟以校產押款度日，此時，唐校長已堅辭兼職。但南京臨時國民政府，未克派新校長前來，同學乃推代表至京請派薩鎮冰先生長校，時薩氏留滬，爲民國海軍重鎮，明年，吳淞砲臺校址落成，薩氏乃爲新校舍的主人，從此船校與交大，分道揚鑣，各自爲政。

船校在砲臺灣興辦不到三年，經費時斷時續，不久，終於闕門大吉。直到民國十八年，始由同學楊志雄先生奔走復校，校長交通部長王伯群氏兼任，楊則被任爲副校長。不久，王部長無暇

兼顧校務，遂委楊真除以校長職。其後又頗易數人，至劉校長時，「八一三」戰爭爆發，吳淞校舍燬於戰火，船校乃遷上海覓臨時校舍上課，勉強維持了復校最後一班同學的畢業，這全賴劉校長勞苦功高。追今撫昔，猶令人念念不忘。

戰時交大商船分而

復合

抗戰期間，政府西遷重慶，商船學校於民國二十八年秋在重慶復校。但是校舍無法覓得，只好在一條停泊的江順輪上上課。

這樣又勉強維持了一個時期，終因設備上種種問題，使造船系無法設置，於是交通部仍令國立交通大學增設造船，輪機等系，以補商船學校之不足，此可謂船校與交大的分而復合。是故，往後交大輪機，造船各期同學，都加入了商船同學會，同時船校同學亦大多數加入了交大校友會，這種舉動是合乎倫常的美談，也是

一種正統的傳遞，交大與商船之爲一家，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商船同學在臺灣各船公司工作，他們更在基隆，高雄，花蓮等各大港口，維護了引水權的獨立與完整，光復八年來，他們的勞苦，功在國家，與交大同學之在各大公營事業機構優異服務，可謂異曲同工。商船同學在臺灣辦了一本海事雜誌，七年來他們

繼續不斷的爲航海界服務。交大同學辦了一本交大友聲月刊，可說是海事雜誌的姊妹刊物，今後希望友聲刊與海事雜誌，時通聲氣，互相砥礪，在學術上做到切磋琢磨，在感情上做到全面交流，務使交大商船同學，同爲青年之楷模，邦國之榮華；携手並進，前程無量。

脫稿於海事雜誌社

友訊

壽桃婚禮側記

姚燾

歡渡了雙十節，接下來又是一個星期日，筆者專程趕到高雄，參加黃壽峻同學的結婚大典。黃同學坐鎮高雄火車站多年，現任鐵路局運務稽查之職，大名鼎鼎，只要在寶島大動脈上來往過的朋友，沒有一位不認識黃同學的。

想當年，黃同學少年英俊，風度翩翩，活躍春申，博得「三公子」令譽，淑女名媛，閨閣千

金，爲三公子而輾轉反側者，不知多少，而黃同學却是毫不介意。迄赤禍蔓延，大陸陷匪，黃同學來到臺灣，形單影隻，歲月蹉跎，年逾而立，只落得狂呼孤家寡人不止。每於愛河之畔，鵝鑾之濱，仰天長嘯，竟有「人生若夢誰非寄，娶個老婆便有家」之嘆，聞者莫不爲之酸鼻。

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黃同學以閃電手段，獲得了寶島之寶